

风雨如书 著

寻灵手记

病毒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SOCIETY SCIENCE ACADEMY PRESS

风雨如书 著

寻灵手记

病毒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灵手记:病毒/风雨如书著. —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345-9

I. ①寻…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7008 号

寻灵手记:病毒

著 者: 风雨如书

责任编辑: 黄飞立

封面设计: 究竟设计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5.7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345-9/I · 286

定价: 3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楔子	1
----	---

第一卷 往事

1. 离奇命案	7
2. 恶魔	9
3. 异类	12
4. 诈尸	15
5. 老朋友	18
6. 隐藏的档案	20
7. 疯尸病	23
8. 锁尸红绳	26
9. 异人实验	29
10. 僵尸	33
11. 谜	36
12. 缠绵	39
13. 吸血俱乐部	42
14. 夜探太平间	45

15. 异味癖患者	48
16. 坚持者	51
17. 地下法则	54
18. 求救	57
19. 白与黑	60
20. 父子情	63
21. 旧日噩梦	66
22. 缺失的记忆	69

第二卷 求生

1. 吴家村	75
2. 追悼会	78
3. 石像	80
4. 神鬼医生	83
5. 红姐	85
6. 诡夜	88
7. 缺失的记忆二	91

8. 吸血猫	94
9. 乔五	97
10. 故人	101
11. 人身猫脸怪	104
12. 巫术之国	107
13. 恩怨	110
14. 生死签	112
15. 家事	115
16. 夺盒	118
17. 鬼葬	121
18. 僵尸病毒	123

第三卷 破谜

1. 命运	129
2. 解封	131
3. 致命伤口	135
4. 抗体	137

5. 古墓谎言	142
6. 重聚	145
7. 意外发现	147
8. 决裂	150
9. 天岁	153
10. 突变	156
11. 意外收获	158
12. 请君入瓮	162
13. 不归路	164
14. 神秘人	167
15. 计划者	170
16. 营救	173
17. 尾声	177

楔子

列车要开往哪里？

我不知道。

我能感觉到身边人的异样眼光，甚至坐在我旁边的女孩，都用最大的力量保持着和我的距离。原因可能来自我身上的怪味，也可能是我手里抱着的东西。

列车停停走走，遇站则停。身边的人来了又走，换了一波又一波。每个人的反应都一样，我像一个怪物一样，让他们不敢靠近。

列车到新一站的时候，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坐到了我身边。小男孩剪着一个萝卜头，两只眼睛又圆又大，仿佛是两池深邃的湖水。女人抱着他，从上车后，他便开始盯着我。

整个晚上，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身体仿佛已经僵化，但是我的双手依旧紧紧抱着手里的东西，即使它很轻，对我来说却重似千斤。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男孩忽然伸手摸了摸我，露出个纯真的笑容。

我转过头，试着对他笑一笑，但是脸部的僵硬让我无法做出任何表情。

小男孩的母亲发觉了我的怪样，立刻将小男孩抱到了另一头，背对着我，并且对着小男孩低声咒骂。

我早已经习惯这样的场面，重新转过了头，盯着车窗外。

昏沉沉的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只能看到远处亮着的万家灯火。

车厢内忽然有些冷了，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悄无声息地侵入。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下意识愈加用力抱紧手中的东西，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的车门。

很快，我的样子让旁边的女人像是躲避怪物一样拉着小男孩走到了走廊的中间。旁边的其他人被女人的过度反应惊到了。

不过我知道，我的样子并不会让他们有什么反应，真正让他们恐惧的是

后面进来的东西。

“呜呜”，火车钻进了隧道。

眼前顿时漆黑一片。

然后一个怪叫声传了进来，跟着是人们的尖叫声。

我无力地闭上了眼睛，身体甚至有些瑟瑟发抖。

现实和记忆疯狂地冲击着我的脑袋，我只希望这一切能快点过去。

黑暗中，有一双小手拉住了我。我知道那是那个小男孩的手。

我想放手救他，但是却没有动。

“吱”，小男孩的手随着一个声音瞬间松开了我的手。

光亮一点一点大了起来，火车从隧道里钻了出来。

十几分钟后，车厢里一片凌乱，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座位上、走廊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惊恐的表情，他们的脖子上面，都有一个血淋淋的牙印。

整个车厢静悄悄的，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站了起来，面对车厢里寂寂不动的人们，我的目光落到了旁边的座位上。那个小男孩被他的母亲挡在身体里面，他的两只小手向外伸着，仿佛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将手里的东西放到口袋里，走了过去。

小男孩的手忽然动了起来，然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一惊，立刻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将他从座位上面抱到了自己的怀里。

小男孩的眼里全部都是泪，闪着恐惧的光芒，他直直地看着我。我对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出声。

这时候，车厢里躺着的人窸窸窣窣地开始坐了起来，然后陆陆续续向车厢前面走去。他们的眼里泛着死一样的光芒，脖子旁边的牙印还冒着血，鬼魅阴森。

我慢慢松开了捂着小男孩嘴的手。

“妈。”小男孩喊了一句。

向车厢里面走去的母亲，并没有理会小男孩。

整个车厢很快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我们该走了。”我对小男孩说。

小男孩没有说话，脸上还沾着泪珠。

我打开车窗，背着小男孩一跃而下，跳了出去。

落地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前面的列车剧烈地刹车，然后用力撞到了旁边

的石壁上。火车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像是一个老人最后的呼喊。

我站了起来，惯性让小男孩从我背上摔了出去。我将他抱起来，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所幸都是一些擦伤，并无大碍。就在我准备将他放到地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腿上竟然有两个细小的牙印，那两个牙印因为混合在擦伤里，所以刚才没有看出来。

我愣在了那里，半天没有回过神。

这时候，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几个身穿军装的人跑了过来，他们端着黑黝黝的冲锋枪对着我，其中一个人手里还牵着一只军犬，冲着我大声叫着。

“告诉你们负责人，我是异人实验十一号。”我边说边将小男孩重新抱到了怀里。

是的，我是十一号。

异人实验里唯一的生还者。

第一卷 住 事

1. 离奇命案

安城，虽然已经立春，但是依然寒意十足。

高成打开车窗，将衬衫的扣子解开两颗。凉风从外面吹进来，给他的身体带来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感。

心烦气躁的时候，高成便会开着车出来兜风。从局里到前面的淇滨大道，再到旁边的安城大学，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高成会想起自己在警校时的一些情景。转眼间，他进入警队已经六年了，从一个新手熬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刑警队长。

不过，最近高成遇到了难题。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号，安城东明路桂苑小区3号楼2单元2号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赵曦，女，汉族，二十五岁，离异。根据现场勘查，屋内没有打斗痕迹，门窗安好。死者侧躺在客厅沙发上，尸体萎缩，脖子静脉血管有两处队列整齐的牙印伤口，此伤口为死者身上唯一的伤口，不排除为致命伤口。

在对小区民众进行走访时发现，赵曦离异后私生活有些糜烂，经常出入一些酒吧会所，并且带不同的男人回家过夜。小区的监控录像记录了近一个月来和赵曦一起进入小区的六个男人，经过询问，均已排除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

法医在对赵曦进一步检查后确认赵曦的致命伤口为脖子上面的两处咬印伤口，不过她致命的原因是失血过多。

这个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不禁让人想到吸血鬼或者僵尸。不过很快，法医的第二次检查就否认了所谓的吸血鬼或僵尸杀人。法医在赵曦的胳膊以及身体其他地方发现了十几个细小的针眼，经过确认，那十几个针眼为死者生前注射毒品留下来的。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利用这几个针眼，将死者的血抽取干净的，而脖子上的牙印实则是凶手迷惑警方的障眼法。

就在桂苑小区的案子刚有眉目的时候，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东

区新世界广场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秦树德，四十九岁，是一名环卫工人。死者尸体状态和赵曦非常相似，并且脖子上也有两处牙咬伤口。

如果说赵曦的死亡伤口可能是凶手利用她之前注射毒品的伤口进行混淆的话，那么秦树德身上并没有发现其他伤口。

这两起案件飞速地在网络和媒体的推动下传播开来。市局领导下了死命令，让刑警队尽快破案。这个担子自然落在了高成的肩上。

车子从淇滨大道拐进了旁边的黄河路，然后在一栋灰色的建筑前停了下来。高成将车子停好，径直走了进去。

这是安城档案局的老楼，一些陈年档案因为量大，加上不好整理，所以没有搬迁。负责老楼的是高成的师父田奎，他从刑警队退休后便来到这里负责旧档案的整理工作。

高成知道，师父之所以托人找关系来这个地方工作，主要是想把之前积攒的一些没有破获的案件重新整理。高成刚到刑警队的时候，师父给他讲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找到真相的，同样，不是每一个警察都能做到最好。但是，既然选择了刑警，那么就要用毕生的精力去维护这个职业的光荣。

在安城公安系统里，田奎的名字响当当。他从警三十年，破获的大小案件不下千起，不过因为他性子倔强，为人清高，因此仕途发展缓慢，以至于他带出的几个徒弟都已经去了市局，而他退休的时候还只是一名刑警队队长。不过这些并不影响他在安城的威望。很多时候，安城警方，甚至外地一些兄弟单位在碰到一些疑难命案时，都会来找他商量对策，请求支援，而他从来都不拒绝。

高成对这个有些阴沉的档案楼非常熟悉，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有时候是找师父叙叙旧，喝点小酒；有时候是受师娘之托，来找师父回家吃饭。

不过今天，他的心情有些低沉，可能是因为这两起诡异命案是他从警以来第一次遇到案发一个月，一点线索都没有的案子。

已经中午十二点多，门口的前台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出去吃饭了。高成直接上了二楼，二楼的档案室存放二〇〇〇年以前的档案，高成知道这个时候师父肯定窝在那里整理资料。记得上个月和师父吃饭的时候，师父说自己正在追查一个隐藏在时间里的连环命案。

推开档案室的门，一个穿着灰色衬衫的老人正费力地想从上面的档案架上拿一个档案盒，因为身高的缘故，他几次都没拿住。老人正是高成的师父

田奎。

“要这个吗？”高成走过去，一踮脚将顶上的那个档案盒拿了下来，放到了桌子上。

“子明来了啊。”看到高成，老人笑了笑，继而快速拿起那个档案盒，轻轻拍了拍上面的灰尘，仿佛那是一个价值不菲的珍宝。

“都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师娘估计又要埋怨你了。”高成扶着师父，向旁边的桌子走去。

“今天有个孩子要来这里工作。而我这么多年早已经习惯了加班。再说我也受不了家里的平静，还是这里适合我，你看这些密密麻麻的档案，其中十有八九都是没有破获的案子。我忽然觉得人这辈子真是短，现在我就是觉得时间不够。咳，咳。”田奎说着咳嗽了几下。

“要不别人叫你老奎头。”高成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说道。

“怎么今天忽然来找我？也没带酒，有其他事？”田奎这才注意到高成的手里空荡荡的。往常来这儿的时候，高成总会带两个凉菜，带一瓶酒。

“一言难尽，这次我是真遇到难题了。师父，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得喝西北风了。”高成点点头，一屁股坐到了旁边，像个孩子一样撅着个嘴。

“那说说，我看看是什么情况。”田奎放下了手里的档案盒，静静地看着高成。

高成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两起命案。

2. 恶 魔

厚厚的窗帘被拉开，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有些刺眼。他半睁着眼睛，从床上站了起来。

看着房间里忙碌的护工，他的脸上现出一丝腼腆，有些局促不安地站在旁边。

被套、枕套全部被抽下来，露出了淡蓝色的衬里。床头放着一盏台灯，还有几本书。看到那几本书，他立刻走过去拿了起来，将它们用力装进了已经几乎要撑爆的行李包里。

没过多久，护工离开了，房子里又留下了他一个人。

他静静地坐在床上，盯着墙壁上的钟摆，马上就要十点钟了。在他的手里，紧紧握着一张盖有红章的纸条。

当当当，钟表报时了。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拎着旁边的行李包，向门外走去。

今天天气不错，阳光灿烂，云淡风轻。从住宿楼下来，他经过了操场，十点钟正好是放风时间，操场上三三两两的到处都是出来放风的人。

这是他生活了五年的地方，如今要离开，竟然有些舍不得。

“来，英雄，可否一战？”一个老头忽然从旁边拉着他，摆着一副挑战的姿态。

“今天没空，下次吧。”他笑了笑，往前走。

值班室的保安早已经等候多时，收走他的纸条后，打开了铁闸门。看着徐徐打开的铁闸门，他的心突突地狂跳了起来，站着竟然半天都没有动。

“走吧。”保安瞪了他一眼。

他这才反应过来，抬步向前走出去。

身后的铁闸门重新关住了，他回头看了看，那道铁闸门仿佛是一条分水岭，将他过去这五年和未来隔成了两个世界。

他最后看了一眼铁闸门旁边挂的牌子，虽然有些远，不是特别能看清楚，但是他知道上面的名字。

明安精神研究院。

“再见。”他心里轻轻说道，然后大步向前走去。

街头拐过去是繁华闹市，正是上午时分，人群熙攘，川流不息。巨大的电子屏广告矗立在前面的购物广场，五个衣着暴露的女孩扭动着身躯，在屏幕上柔声歌唱。四周路过的每一个人，都低头拿着手机，或者微笑说话，或者伸着手拍照。

五年后的世界，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像一个异类世界穿越过来的人，局促不安地站在街头，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左还是往右。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探出头问道：“走不走？”

他犹豫了一下，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喧嚣的嘈杂声，被车窗隔离。出租车司机车技娴熟地从人流中开了出来，拐进了旁边的街道，驶入了另一条主路。

“去哪里？”司机将车表压了下去。

“民主路三号院。”他说。